

编者按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书写中,女性形象系列尤为突出。五四运动以后,她们不仅要面对社会革命洪流的洗礼,还要直面个性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等多重考验,其“解放”显得更为沉重和艰难。在这个过程中,对女性命运的抒写产生了一批文学经典,留下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 郭冰茹:在红色经典中塑造出饱满的女性文学形象

从庐隐、冰心到丁玲

羊城晚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革命话语语境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面貌,在红色经典作品中女性形象通常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可以归纳出几个鲜明的特征吗?

郭冰茹: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女性文学关于革命的叙述中,女性通常以两种形象出现,一种是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就是女学生的形象;还有一种形象是受压迫、受剥削、受损害、受侮辱的女性形象,也就是弱者的形象。

后者典型的代表就是丁玲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女孩,因日

本鬼子侵略她的村子,被抓了,还成了慰安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贞贞找到一条自救的道路,投身革命做情报的传递。这一类女性形象通过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找到了生命的亮点和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种革命叙事里,不管是女学生,还是作为弱者的女性,都需要寻找生活的出路;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寻找自我的价值,这是两种形象所共有的特点,她们都是通过革命,最终不仅找到了生活的出路,同时也获得了自我的价值。

羊城晚报:您认为以丁玲为代表的

刻的女性文学典型:露莎、子君、莎菲、林道静、江姐、柯湘……她们的命运与“革命”相生相伴,最终建立了自身与革命的同构关系,成为百年红色经典不可缺失的一道风景线。近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冰茹就红色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形象话题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郭冰茹

但是在这种平实的写作中,很多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塑造就没有那么细腻了,尤其是人物心理的描绘,不再花很多笔墨去处理人物的小心思,女性人物形象相对来说也就比较粗犷。

了女性形象新的精神内涵,“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郭冰茹:比丁玲更早的是五四时期那一批女作家,这批女作家刚刚脱离礼教家庭,开始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这批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大多是在寻找自我认同或者想要成为新女性,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没有答案。这个时期的写作,无论是冰心还是庐隐,她们的视野都比较狭窄。

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走向革命阵营后,她们笔下的女性不仅仅是寻求自我认同,而是把自己与更广大的人民利益、民族利益结合起来,探索的是这样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这些女性不再拘泥于个人的小世界,而是把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所以,写作就变得更加平实,内容也更为丰富。

始对人物塑造有形象要求。

当然,革命叙述里确实有“主题先行”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中,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其实“主题先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且在我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形象都是一个追求革命、如何成为革命者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比如,《红岩》里的江姐,是一个成型的英雄形象,在这个英雄形象身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作家突出江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她的坚毅,她的勇敢,她对信仰的忠诚和对理想的执着;同时,对江姐女性的另外一面,比如她作为母亲、妻子的一面,实际上作家是不太关注的。这与作家的写作目的有关。

羊城晚报:当下革命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跟上个世纪相比有何不同?

郭冰茹:现在的会更饱满。虽然都强调人物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其实还是一个雏形,包括丁玲,她的写作在当时其实还是以观念来组织人物形象的,所以对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饱满。现在的作家在处理这些历史形象的时候,或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

时候,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对人物内心世界

的把握也更加细腻,这是个进步。

羊城晚报:这些作品当中的女性形象

的书写,对当下的这种创作

羊城晚报:什么目的?

郭冰茹:在整个20世纪,我们会发现小说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开启民智,后来则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宣传作用,按照这样的叙事目的,很多在革命阵营中的作家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会根据一个既定的写作目标,有意识地选择素材,然后去塑造人物形象。这种典型的女性形象背后,作者的动机实际上就是想要启蒙,想要宣传革命,或者是宣传民族大义、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观念。

所以在大部分的革命叙述里,都不太关注女性的情感,不太关注儿女情长,不太关心日常生活,而比较强调人物的理想信念,或者是思想层面的一些矛盾、斗争、挣扎。

又有哪些经验和启示呢?

郭冰茹:我们当下看到不少主旋律的片子正在热播,还有一些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改写或重写。我觉得当下红色题材对女性的书写,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视主人公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忠诚,因为这是革命精神留给我们当代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但是同时也应该能够表现出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特别是要表达出她们在追求理想、追求信仰的过程中自我的成长。

如果能够写出这种复杂性,那么一方面可能更接近艺术的真实,另外一方面也更能打动当下的读者。

记者手记

## 从女性身份到革命形象

“梦醒”以后,走向革命

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启蒙了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些女性作家的文学书写成为她们探索自身身份认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早期现代文学出现了一大批呼唤性别平等与婚恋自由的作品。

然而,当时的社会并未为这种平等、自由提供物质与制度条件,热切的呼唤后,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带来的幻灭感。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庐隐《何处是归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深刻揭示了在平等自由的梦幻之下女性的艰难处境。正如郭冰茹所说,“有了自由的青年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脱离了旧家庭的个人无处可去。”

在时代要求与追求自我实现的双重作用下,一些女性作家自觉地将目光转向如火如荼的民族革命。郭冰茹以女作家丁玲为例,分析了其创作转型的各项动因。首先,30年代,丁玲身边聚集了胡也频、瞿秋白、冯雪峰等“左联”人士,一日日耳濡目染,革命意识不断生长;其次,在创作上,“继续写莎菲式的苦闷只能越写越乏力”,她迫切需要全新的主题实现自我超越;最后,这种转型更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密不可分。

赋予女性形象新精神内涵

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通过革命赋予了女性形象新的精神内涵。这些文学作品可以按主题划分为两类。

其一是将女性形象放置在革命与爱情的具体冲突中,探求主体选择。在丁玲的《韦护》与《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以及石评梅的《匹马嘶风录》等作品中,女主人公为寻求理想,经过挣扎最终放弃爱情与家庭,投身革命洪流。

郭冰茹指出,谢冰莹作品中的看法可以代表时代的某种共识:“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谁也知道整个的旧社会不根本推翻,女子永远也没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

第二种类型是在革命叙事中悬置两性差异,将女性与男性视为同等革命主体。在《青春之歌》中,杨沫借林道静的成长故事,表现了只有跟党走才有新出路的时代主题,主人公的女性身份被其革命形象不断消解。

而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女兵自传》在记录行军、救助伤员、宣传队员等具体的革命场景时,很少提及战争中的性别问题,因为献身革命的女人已经“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些红色经典忠实地记录了女性在革命中展现的强大韧性和伟大力量。

书人

□杨向群

## 老方的少女心

同事十几年,一直把邱方叫做老方。《花有信,等风来》是老方新出的书,典型的老方范儿:简洁,唯美,雅致。文如是,图如是,版式装帧也是她的风格。她以二十四节气为经,以四季花草荣枯渐变



为纬,用人物植物故事点缀交织,成就了一幅可细品可宏观的锦绣长卷,可谓匠心巧手。文字好是不必说的。那是她少年时候躲在家里埋头于《人民文学》《散文》《连环画报》《少年文艺》熏陶出来的结果。后来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浸润于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养成了骨子里的浪漫气息,所以她笔下的淑女,身着碎花旗袍,脚穿丁字皮鞋,超凡脱俗。

老方的画也画得那么好,只是看看《大众摄影》,“胡乱临摹报纸杂志上的画”就能成的么?这是我没想明白的。记得从前上班的时候,但凡有活动,她便成了香饽饽,美女们紧随前后左右,争相做她的摄影模特。她的作品作为企业文化的展示,屡屡得到美编评委认可,被裱在镜框里挂在走廊的墙上。

其实老方是低调的工作狂,曾获得全国出版行业“劳动模范”的殊荣。自大学毕业后,她就在专业领域的核心岗位上工作,逐渐成为创“双效”的主力,俯首潜心“为人作嫁”,挖掘了很多优秀的作者,编辑了无数好书,完成了各级重大项目,几代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均经过她的手眼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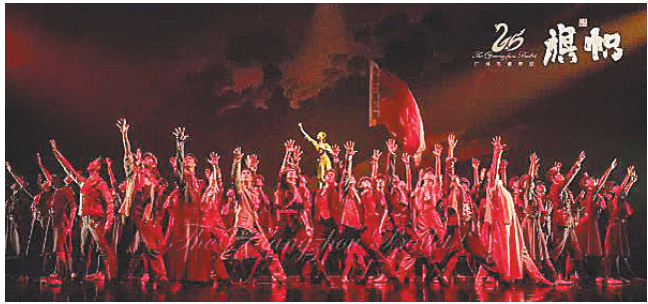
样样都精彩,瘦弱斯文的老方是怎么做到的?据我斜视,也许是她凡事皆追求完美的秉性使然。无论是编书、写作,还是画画、摄影,甚至于做家务,她皆能专注且沉浸其中。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据说她洗菜,比如有叶子,那都是一片一片、正面反面,在水里慢慢捋的。有一次买

了一次跟同事饭餐,老方并不在座,大家惊叹“拾花行”的文字之清新,配图之怡人,某总忽然说,难得她始终保持一颗少女心。真是点睛之论。

舞台

□刘莱琳

## 旗帜下的情思与追求



7月1日,伴随着《国际歌》的旋律,广州芭蕾舞团王舸导演的革命历史题材舞剧《旗帜》在广州大剧院展演,这部大气、丰满、优美的舞剧再现了1927年广州起义的历史,以真实的革命人物张太雷、叶剑英、叶挺、游曦为原型,辅以张太雷的母亲和妻子、游曦的恋人肖飞、卖花小姑娘,以及一众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形象,呈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革命往事。

《旗帜》是一部典型的情节舞剧,故事讲述得如电影般流畅。舞剧选择的视角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广州老太太,舞台转场后,当年的她还是一位穿着红色上衣阔腿裤的卖花小姑娘,以她的回忆为线索实现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无缝转换。舞剧中革命往事的主场则以张太雷为主线,辅之以女性革命者游曦的线索,一刚一柔,相得益彰。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剧中女兵班长率女兵坚守天字码头,她们没有及时接到撤退命令,高举旗帜战斗到最后。

那一页历史是悲壮的。呈现在今天的舞台上,《旗帜》结构清晰易懂,舞美简洁朴素,音乐华丽大气,每一幕都有意识地还原画式的场景,舞台从布景到演员服饰都以浑浑凝重为主要审美,点缀以胸前的红色领巾。舞蹈形式多样、语汇丰富,张太雷与叶剑英、叶挺祭奠牺牲战友的三人舞,张太雷牺牲后魂归家乡看望母亲与妻子的三人舞,游曦与恋人的双人舞,讨论战争走向的会议群舞,战斗中的军队群舞,一幕幕无不让人印象深刻。

舞蹈艺术是文化精神最为生动的载体之一,是冲突与和谐的对话,也是崇高与优美的结合,用肢体的动作呈现具象的感

情,也呈现抽象的信仰,呈现革命者的情思与追求。舞台上的主线是三天三夜的广州起义,同时通过张太雷的“魂穿”,让我们看到英雄也是平常人。他在战斗最艰难的时刻想起了常州家乡的母与妻;在自己不幸遭遇枪击身亡时,“魂穿”回乡,看到母亲与妻子悲痛欲绝,却无从安慰。为妻子、为夫人,是他身上的“小爱”,作为革命者,作为共产党员,则是他身上的“大爱”。作为革命者,他有英雄魂,他跳起来特别轻盈,那是理想的飞翔;他落下来特别沉稳,那是革命的厚重。牺牲之后他以“魂穿”到指挥部,希望唤醒意志消沉的战友,最终部队转移,保留革命火种。整部舞剧展现的人物是多面的,他们身上有亲情、友情、爱情,但这些都化内为革命情义与革命力量,这是那一辈共产党人的人性美与信仰美。

谈到芭蕾舞剧,人们往往想到1960年代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但其实可以上溯到20世纪三十年代,在吴晓邦现实主义舞蹈的概念指导下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春的消息》等经典剧目,与同时代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梁伦等人也将舞蹈创作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国外芭蕾舞中的“仙女”们一步步转换成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同时,《旗帜》也继承了红色芭蕾舞剧出的一些基本编舞语言,比如战士的战斗动作,女兵的生活场景,还有紧握的拳头这一意象,那是坚团结绝不动摇的革命信心。

这是舞台上关于历史的再现。张太雷与游曦,29岁与19岁,多么美好的年龄。当年旗帜升起的地方,如今盛世繁华;当年浴血奋战的地方,如今和平安详。今天,在旗帜升起的地方,那关于革命的故事,有了最响亮的回声。

在平凡中塑造出伟大

羊城晚报:这样的人

物形象会有足够的力量打动人心吗?

郭冰茹:在当时是有的。虽然现在看觉得他们脱离了日常生活,但是当时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比较关注革命,民族的危亡、救亡图存就是当时每一个青年都要面对的

的日常。但现在看以前的革命历史小

说,有的读者可能感觉难以走近这些英雄人物。因为这种千篇一律的英雄人物仿佛站在云端没有七情六欲,也没有亲和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很

吃货

□李怀宇

### 中文世界的写食文章

写食文章是林卫辉的“余事”。正因为是余事,才让他的《吃的江湖》更有人间烟火气。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随园食单》,被视为美食宝典,其实也是笠翁与随园名山事业之外的余事。虽属余事,别有风流。

现代散文史上,写食文章从来都是“非主流”;换言之,只是文学之余事。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战乱与饥荒不断,像林语堂与梁实秋式的文字不过惊鸿一瞥,毕竟与时代最强音不谐。风云变幻后,率先将写食传统发扬光大的作品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功不可没,其中写食的占相当大的篇幅。唐鲁孙所写的多是早年在北平美食的旧事,《天下味》那几本小书真是妙品。遯邨东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出身,却在大学里开设“中国饮食史”、“饮食与文化”、“饮食与文学”的课程,还出版《壮대能容》与《寒夜客来》,把饮食上升到近乎学术的地位。家庭主妇刘枋的《吃的艺术》,走的是家常

的路子,语言平白,清清楚楚记下做饭的每一个步骤,是实用派。林文月能做文又能写,《饮膳札记》秋水文章不染尘,董桥的《酒肉岁月太匆匆》一文,深情地回忆了品尝林氏美食的美好时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梦因的《食经》在香港独树一帜。但陈梦因的主业是《星岛日报》总编辑,每日审稿,故自谦为“特级校对”。数十年后,陈梦因在旧金山教出了他唯一的徒弟江献珠。江献珠是民初羊城首席美食家江孔殷太史之孙女,可以说,太史家宴的精髓由江献珠发扬光大。更何况,江献珠后来写了几本饮食著作,颇有实用之功。香港写食名气最大的蔡澜,有人觉得他通俗,但他的长处正是俗中求真。蔡澜之才,绝非独沽“吃喝”一味,尽管他曾标榜“最好的人生就是尽量地吃喝喝喝”。后进的李纯恩,才华也不止于写食,只不过蔡澜和李纯恩主持的电视美食节目,在当年影响力直入街坊。唯隍在《唯隍食趣》中展现了不少真才实学,可惜文章才气不足。大荣华的梁文韬也不以文章见长,但他的围

村菜深得乡土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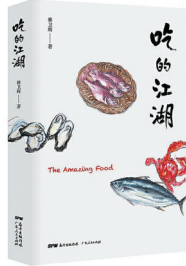
中文世界写食文章与中国菜系一样丰富多彩。念天地之悠悠,前见汪曾祺、王世襄,偶尔出手便尽得风流;后见来者无数,网络上有挖掘传统精髓,或佐以轻松笑话、地方风味、海外信息等新元素,诚蔚然大观。以“饮食男女”命题,作文无数,亦非难事,但要写出新意来,非花心血不可。《吃的江湖》看似风清云淡,娓娓道来,实则在文字江湖一次次重新煎熬,像一个不甘平庸的厨师,创出一道道推陈出新的佳肴。

### 科学是解读美食的密码

《吃的江湖》作者身不在餐饮业,所评往往可以跳出界外。比如论“老火靚汤”,广府人坚信,老火靚汤营养丰富,而汤渣则寡淡无味,弃之可也。但林卫辉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长时间的炖煮,只能让肉释放约5%的蛋白质,其余的蛋白质倒是在汤渣里,而肉里的风味物质倒是汤里去了。所以,汤好喝但没多少营养,汤渣不好吃却营养丰富。而且,嘌呤摄入过多,

会诱发痛风。所以,老火靚汤好喝,但也要适可而止。今人以老火靚汤的历史悠久,但是林卫辉经过认真考证发现,老火靚汤既不是产生于古代,也没有出现于民国,而是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这一篇文章中,有营养科学,有历史考证,有经济变迁,还有个人的心得体会,足见功力。

林卫辉在美食中,时有怀古,却往往吃出新意思。像今日少见的礼云子,他专门去品尝后有一番感慨:“聚集了蜚蜉生精华的礼云子,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这是它味鲜的原因;沙炒且爆浆的口感,妙不可言;漂亮的橙红色,源于其丰富的虾青素,高贵而喜庆。虾青素是天然的抗衰老物质,化妆品牌雅诗兰黛某些产品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一想到这点,就算礼云子贵一点,感觉也值了。”礼云子是当年江礼云子,其主要是爱吃的食物,并非十分贵重,只因季节甚短,稍纵即逝。拱手为礼,是古人见面的礼节,拱手之状恰如小蜚蜉横行,故得名。典故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之:“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



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作为美食家,口味不可不广,绝不能独沽一味,最好是“行万里路,品万般食”。林卫辉好旅行,乐于品尝地道美食,还善于比较。他到大理,天天吃菌,联想到广东在农历五月的“荔枝菌”,注明此妙物“烹饪时间不宜过长,5分钟左右就好了”。

在我看来,《吃的江湖》还有一个别致之处:科学精神。林卫辉自诩读了食物化学权威威德·柯基的 On Food And Cooking 后茅塞顿开:“原来美食科学是这样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食品工程、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与美食有关,可惜都很艰涩难懂。”尽管难懂,林卫辉却抱着科学精神,试图解读美食的密码。因此,在《吃的江湖》中,洋溢着一种科学之风:胡萝卜特有的香气,大部分来自萜烯类物质……诸如此类科学分析,让我们看到美食江湖之中,别有洞天。